

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I am what I am

李晶晶 / Li Jingjing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Shanghai Brilliant Publishing House

刘一青 / Liu Yiqing

严怿波 / Yan Yibo

张千里 / Zhang Qianli

郑知渊 / Zheng Zhiyuan

朱锋 / Zhu Feng

石至莹 / Shi Zhiying

许海峰 / Xu Haifeng

马达 / Ma Da

孙骥 / Sun Ji

张乐陆 / Zhang Lelu

图书在版目录(CIP)数据

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李晶晶著.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7

(纸上纪录片)

ISBN 978-7-5452-0436-0

I. 颜… II. 李… III. 摄影-艺术家-访谈录-上海市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9744号

总 策 划 王刚

执行策划 姜伟

责任编辑 金嵘

整体设计 胡斌

技术编辑 李荀

书 名 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著 者 李晶晶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X1092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436-0/J.243

定 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64850921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I am what I am

Li Jingling

Shanghai Brilliant Publishing House

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李晶晶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目 录

十话十说	6
刘一青 / Liu Yiqing	8
严恽波 / Yan Yibo	28
张千里 / Zhang Qianli	44
郑知渊 / Zheng Zhiyuan	62
朱锋 / Zhu Feng	80
石至莹 / Shi Zhiying	98
许海峰 / Xu Haifeng	116
马达 / Ma Da	136
孙骥 / Sun Ji	154
张乐陆 / Zhang Lelu	172
写于成书之后的话	190

十话十说

姜纬

这本书里十篇精彩的访谈，都是《中国摄影报》记者李晶晶撰写的。她从2008年夏初开始至今，选择了上海十个有代表性的年轻摄影师和艺术家，和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交流。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事情。

近年来，这些年轻的摄影师和艺术家，活跃于国内外的展览与媒体上。他们的出身、教育、信仰、生活和工作背景各有不同，对于摄影也有着不同的认识与实践路径，这些认识与实践也是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而他们的相同之处是都会用摄影来承载自己的感想。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对他们以及作品的褒贬评论就一直存在。有不少人认为年轻一代的作品是泡沫，不够厚重，缺乏人文传承精神；也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显然还未成气候，尤其是周遭急功近利的氛围对他们的成才极为不利。但他们毕竟在自主成长着。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为了足够的效率和安全，往往不得不将所有形式与细节厉行格式化的简约缩略。这些年轻人置身于巨变的环境，背靠着我们这个时代无以命名的经验与知识，在满目繁华的荒凉中，他们重建想象、语言和形式，并以此挑战或重写时间与空间的强制性意义，他们是漫游者、梦想家，以及一个主动的角色、读者和作者。

刘一青始终善于在一派零散纷乱的经验中恰到好处地创造自己的形式，她坦然讲述出来的牵缠流转的心绪，是那么地应该。透过严怍波斑驳的影像，倾听这个年轻人在现实中说出“我觉得我是找到了一种安慰”，我们该会怦然心动。朱锋的经历告诉了我们，他作品样式的多变，绝不仅仅出于天赋，正是摄影的物质感使他得以释怀。郑知渊觉得“拍这些照片让我觉得人的想象力其实挺普通的”，而他没说出来的，是骄傲的矜持，是内心深处对想象力的渴望，事实上他也做到了。张千里表达了坚实的生活意志，他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他的勤谨、理性和实干精神，历来是锻造城市故事和传奇的语法。石至莹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艺术家沉郁而丰沛的受力，“我不知道是我赋予它们生命，还是它们赋予了我一个寄生的地方”，令人惊艳而印象深刻。许海峰似乎已不那么年轻，他的叙述诚恳而丰富，挖掘着自身的疑惑、陌生和期待，当他表达“想有一种力量”时，我们知道他是在拒绝迈入“老练”，我记得鲍勃·迪伦说过的，“那时

我是多么的老，现在我比那时年轻了。”马达的忧伤来自家庭的变故，他小心翼翼寻找诗意的语言，通过寒冷寻找着温暖，快门的刹那让他看到了慰藉的可能。孙骥所迷恋的事物和他的年轻随性形成了有趣的差异，他所见所想所说，既是私人性的，更是公共性的，这两个方面并不隔离和割裂。张乐陆的话语闪烁机敏，身处一个混杂、矛盾、激流滚滚的世界，他以食为天，他在之下游动、权衡、抗拒、接受、有所谓和无所谓，令人感慨。

在1981年剑桥大学出版的《上海：一个亚洲都市的革命与发展》中，Christopher Howe写下了这样的话：“几乎所有关于中国重要生活面向的严肃分析最终都必须面对上海，面对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从这些年轻人的话语和作品中，我们可以觉察到，上海的影响或隐或显而无处不在。

长期以来，中国摄影师和艺术家用于观察、考量、表现世界的眼光都有一个面对城市捉襟见肘的问题，植根于城市经验的精神向度、叙述能力还远未得到充分展开。在从前，我们的想象、秩序和语言是以乡村为中心的，而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出现，一切价值都将在此背景下被重估，比如我们对自然、对旅行、对乡土、对绿色的“怀念”和“向往”，其实也是被城市的消费和城市的焦虑所支配的。在城市经验的复杂背景下，我们很难继续施用传统叙事那种建立意义中心的办法。这十篇访谈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它们真正敏锐地从内部去感受和解释了城市生活的影响。

这些访谈文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话题没有固定限制，聊摄影也少不了聊点别的，重在为我们汇集了年轻人的心灵话语，对此我们实际上并不很了解，而了解其实是一切认知与判断的前提。这些年轻人，他们有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理念和作品个性，让我们多了解一些吧，道理非常简单，这些人不可避免地将成为上海视觉文化的未来，这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刘一青访谈录

刘一青，女，1982年生，上海人，狮子座。自由职业，喜欢拍照，认为摄影是一种“修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学过雕塑、版画、摄影等等，杂而不精。做过平面设计，又到中央美院学习过一年彩色暗房，后来发现“没多大用，那是专业人干的事，我只要拍好我的照片就可以了。”刚出道没几年，对她唱赞歌的不少，指责她的人也挺多——两极分化现象严重，是个有点争议的人物。再后来，2005年，刘一青的作品被美国一家画廊代理，2007年，她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年度杰出艺术家”银奖，新近又签了一家北京的艺术中心，《艺术世界》、《映像》和《中国摄影》杂志都用较大篇幅刊登了她的作品。刘一青自己认为，她的照片需要“一堆一堆”地去看。

让我们先聊聊你的家庭吧，你的父母，你的生活和兴趣爱好受过他们影响吗？

刘一青：我爸爸蛮聪明的，记得他以前喜欢搞些小发明，尿布报警器什么的，但是有点孤僻，没有什么好朋友，我小时候带同学来家里，他很不开心的样子。我妈妈是个中学音乐老师，呵呵，我觉得现在我妈妈受我的影响好像还蛮大的。要讲我受到的影响嘛，我觉得是各方面都有吧，家里人、同学、朋友，还有不认得的人，具体讲不清楚，应该是综合的，不是具体某一个人的。要是我受某个人很大影响而具有某种风格，就意味着这还是他的，不是我的。

妈妈是音乐老师啊，你喜欢听什么风格的音乐？

刘一青：我现在什么都可以听听。比如一些中国老掉牙的流行歌曲啦，没掉牙的流行歌曲啦，闽南老歌，YMO，左小祖咒，Panasonic，辞乐同达的音乐，丘丘，陈小霞，Leningrad，刘以达，勋伯格，软硬兼师，Towa Tei，大懒堂。过去嘛，一阵一阵的，钢琴、舞蹈还有书法，我都练过。拍照片倒是我一直喜欢做的事情，很小就开始了，爸爸有个暗房，我就拿着他的照相机拍，开始是拍朋友，蛮开心。

有哪些你喜欢的摄影师？

刘一青：看是看了蛮多的，真正喜欢的不多，大多和我不搭界的。喜欢JH Engstrom、Mark Borthwick、东松照明、皮埃尔和吉尔，还有一个台湾已经过世的摄影师，叫叶清芳。

城市呢？喜欢怎样的城市？

刘一青：过去，看电影啊什么的，觉得北京好像蛮好玩的，可我去住了一段时间，实在不喜欢，和上海比，感受不到生活。我觉得上海或者是广州，世俗生活的热情很高，空气湿漉漉的，夏天人们穿着拖鞋，随便喝点什么啊，半夜都有许多人喝粥，吃早茶宵夜人多闹猛啊，互相也不认识，在里面感觉很舒服的，东张西望的，很散漫，很市井，蛮有劲的。

被国内、国外画廊代理的收入能支持你的生活吗？

刘一青：不能。本来价格就不是太高，又被五五分成。如果指着用摄影赚钱还不如去干点别的，我现在也会给人做设计拍拍照片什么的，森山大道也是设计出身啊。或者我要做纯艺术、纯观念的东西也可以单独去另起一个炉灶，不会用在拍照片的领域里。这是我的一片净土，不想让它沾染上别的东西。

你觉得你自己的照片是什么样的风格？

刘一青：感觉对了就好了。对观看的人来说是什么风格就是什么风格。自己会觉得慢慢在改变吧，照片会随我自身的改变而改变。以前可能自我表达更多一些，现在想法不太一样，会想很多事。我想更多地去看时间，而不是具体的什么东西。说不好，总有一种“飘”的感觉。

你所指的变化是什么？

刘一青：经历吧。以前在自己的世界里比较自我，不怎么在乎周围的事情。政治、国家在我这里都没概念。现在不是说概不概念了，而是它们和你的生活都拉近了，物价啊，经济危机啊什么的，你的生活必然得和它们有关联了。

就是说你的生活压力大了，不得不去面对社会了。

刘一青：这就是成长吧，可能每个人都得去面对。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压力越来越大。我有的朋友现在生活相当艰难，具体说就是没地方住，没东西吃，多真实！如果说我一开始的拍照还带一点审美性的东西，我现在则可能会把它隐藏在其中，因为它并不是最重要的。我的第一种表达是时间，第二种是照片本身所散发出来的东西。以前好像是我力图控制着它们，现在感觉是它们在控制着我。就是你花的力越大，你得到的东西越少，如果你完全没有了，那种东西就很自然地散发出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来准确地表达，也可能你听不明白，可这确实是我的感觉。

有时说话确实不如图片表达的准确。那你会不会想力求自己拍的与别人不一样？对摄影的流派啊等等有没有什么了解？

刘一青：没想过。刚开始拍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个领域。只是有朋友说我拍的像南·戈尔丁，像谁谁谁，我会去网上看一下，就这样。只是看看一些人的作品，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做我自己的事情。

你的事情都很让人感兴趣啊，比如拍DV什么的。

刘一青：瞎玩的。我的朋友有学过导演的，有当DJ的，拍小电影请我去客串一下，就这样啊。一边担心着生存问题，一边还在做这种无聊的事。

这就是青春啊，年轻多好。你怎么看待摄影？当下一些观念的影像表达还是比较吃香的，被代理以后，你也会去尝试做一些这方面的作品吗？

刘一青：不会，我觉得吃香不吃香和我无关。照片得重视和生活发生的关系。现在一些观念和纯艺术的影像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但不适合我。有些画廊确实找到我，让我怎么怎么拍，被我很粗鲁地拒绝了。现在想想态度不好，以后应该注意别人的感受。但我确实觉得这种表达远远不够，生活中的东西，它的分量比观念要厚重得多。我是真的欢喜拍照片，就爱这个，没别的选择。我虽然现在跟你讲话挺平和的，但也挺较真的，我有自己的原则，如果触碰到我的底线，我一点不会让步。

你在用摄影表达无处不在的一种情绪吗？有时看着你的照片会发问：为什么她要拍这些？

刘一青：一部分吧，也许你从照片中看出了情绪，别人从照片中又看到了别的。没有为什么，就

是拍了。目标不是很明确。布列松说过，“意义服从节奏”，我的很多照片没有什么意义，你怎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你只能知道你现在会做些什么。我也会有意图去拍照片的，比如拍我以前的家，正在拆。

这些作品我们还没有看到。

刘一青：我的照片很多。一部分是和时间有关的，或者是时间之外的那种感觉。一部分是纯纪实的，比如拍我的家在拆迁，门都封死了，旧沙发搁在过道里。我从小在那里长大，对那里很有感情。我爸妈他们很开心的，我妈觉得熬了很多年终于能住上好房子了，我和他们不一样，搞得我像老人一样，他们倒像年轻人一样。虽然我原来的家比较破，但我喜欢那种破，有人味。

有对即将逝去的无奈，又有对未来的未知、不确定。

刘一青：是吧，挺虚的。

摄影对你而言，除了喜欢，还有什么？

刘一青：是修行吧。起初它只是个工具，但越来越会觉得它带给你很多别的东西。它有时让我放下自我。

对照相机这个工具你了解多少？你平时都用什么相机？

刘一青：什么都用，根据不同的相机拍不同的东西，没有最常用的。我觉得相机这个东西是有生命的，你对它好一点呢，它会给你不错的回报。每个相机都有不同的个性，我的FM2，定焦的嘛，适合拍平和的、安静的场面，PENTAX67，比较暴力，拍的东西比较重，“哐当”一声。我喜欢照相，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带我钻暗房、洗照片，可现在大了，爸爸反而不让我玩相机了，很费钱又是不讨好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想玩一玩，但又会觉得你拍东西的那个“场”跑到暗房里去了，你拍的东西反而没了。那还不如这种技术活让专门的人去做，还不如你把注意力转到“拍什么”上，这种后期的东西偶尔玩玩效果就行了。

那你对于别人的评价怎么看？这些评论会促使你去思考吗？

刘一青：他们说的都是我照片直观的感受，我对这些感受都很感兴趣。不管是好的，坏的，有灵气的和没有灵气的，我觉得都很有意思。我会想，哪些人的感受和我比较接近，跟我是一拨的；哪些人可能感受不到，但也很可爱的想法。包括我2005年刚出来时有些人在网上骂我，甚至有些人就直接加我的MSN骂我，用什么“颓废”啊、“阴沉”啊、“色情”啊这样的字眼。我现在也挺开心的，觉得自己就像面镜子一样，什么样子都能通过我反射出来。我喜欢看这些评价，从而接近或了解别人的心理和性格。





除了别人的反映，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吗？

刘一青：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比过去成熟点了，过去我讲话很自我的，思维啊讲话啊跳跃式的，一般人听不明白，哈哈。有一个朋友很暴力的样子，要打我，要求我把话讲清楚，到底想讲什么，我是被这个朋友教育好的。其实我最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有时会通宵，我们聊自己的经历啊想法啊，非常坦诚的，蛮爽的，感觉就好像一朵朵花一样在开放。

《独立》、《视觉》、《新视线》、《艺术世界》、《中国摄影》、《映像》以及《大众摄影》，中文的、英文的、时尚的、新锐的各种类型的杂志、报纸都来采访你，会不会有厌烦感？

刘一青：人家也是做工作嘛。可能投缘的我就会说多一点吧。这么多采访里面，你是把我话捞的最多的。我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属于自我保护比较强的人。我其实不喜欢把精力都放在说话上，我觉得说话特别累。我没有说话的气场，气场都在我的照片里。

陆元敏老师就跟我说过，看刘一青的照片能感觉到她有那个气场，相反，有很多人只是一两张照片好而已，整体看就缺那个“场”在。

刘一青：真的吗？我也很喜欢陆元敏的照片。

哈哈，他年纪比你大多了，你那么年轻。

刘一青：看了一些人拍的照片，我真的很喜欢他，我喜欢他照片里的光，让人会想到要把它保留下来。我会觉得我想要把那一刻藏起来，当宝贝一样。但那些已经过去了，却又抓不回来，感觉时间再也回不来了。

没想到在同一个城市，还有两个彼此没见过面的惺惺相惜者啊！

刘一青：我很开心，这种感觉很难得。

人们总是说想在艺术或是摄影之路上长久下去，文化的积累很重要，要不断地学习很多东西。

刘一青：我觉得文化可能是附加值，我更喜欢纯粹的照片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你想过这种气息能保持多久吗？

刘一青：无所谓。你是说有一天我会拍不下去了？厌倦了就停掉嘛。等感觉好了再拍呀。人本来就像新陈代谢一样的，这段时间停一停，下一段时间再回来。

如果你停个几年再出来，恐怕没几个人记得你了。

刘一青：那不挺好的吗？